

# 感恩陕西

马鹤年

著名哲学家、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勒留近两千年前在《沉思录》中写道：一个人退到任何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确实，一旦退入自己的心灵，就有原先意想不到的宁静。宁静之中，回味走过的路，会使心底里有些情感变得更炽热。退休之后，我对第二故乡——陕西的回味就是如此。它使我的陕西情节变得更强烈。于是，总想找一个适当机会表达对陕西的感恩之情。

自21岁戴着“右派”帽子进入陕西到52岁调离，一生精力最好的31年，我都在陕西度过。这31年，适逢急剧动荡多变的年代，人生道路上大大小小坎坎、沟沟层出不穷，然本人得福于陕西而有幸一一度过。

青年时代，得益于陕西省平滑了“极左”惊涛骇浪，让我度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监督劳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死老虎”生活。

1958年离开北京大学，分到陕西。先是到平利县大巴山区接受山区农民“监督劳动”；半年后又调至石泉水电站工地；后来还参与修筑西（安）万（源）公路秦岭段，继续接受农民工“监督劳动”。每到一处，上面都明确交代：“此人是右派分子，是来接受监督劳动的。”我自然是做了继续被孤立，甚至随时挨批斗的思想准备去的。

出乎意料的是，下到陕西农村最底层，我反而感觉有了人格。在整个监督劳动期间，没有给我留下有辱于人格的难堪记忆。只要我埋头干活，村民们就认可。没有人因为我不大会干大山里的农活而笑话我；只要我肯学，周围的人都乐于教。劳动技能有长进，就会被认同；没有人因为我的身份而歧视我。只要我诚恳待人，山民就接纳我。有一次，在陡坡上锄草，因缺乏经验，我被飞滚下来的油页岩碎片刺破胳膊，鲜血直流。在旁的周大伯二话不说，从自己上衣带襟处撕下一长条布，给我包扎伤口。当时我就想，即使是自己的父母

在场，也不过如此！顿时因眼眶里闪动泪水而视物模糊，但又不好意思去擦拭；每当有人用上了一点我提供的文化和科技知识，就会投来久违的感激目光……不到三个月，我已适应深山里的粗犷而真诚的生活，自感已融入小山庄。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经历对我有非凡意义。是秦巴深山老林里的山民们帮我捡回来对生活的信心，从而为日后承受更多的严峻考验夯实了基础。

一九五九年深秋，我从大巴山纵深被转移到正在兴建中的石泉水电站工地继续“监督劳动”。在那个年代，修建水电站大坝，不象今天有大量机械化设施，主要靠人海战术。从各地抽调农民，按军队形式编组成施工大队。每班搭一帐篷，十几人挤在一起睡地铺。各班分别插入“监督劳动”者若干，和农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和大巴山区“监督劳动”相比，水电站工地劳动强度更大。整个春、夏季里，劳动时只需穿汗背心，有时干脆光膀子。上工时，除了柳条安全帽、垫肩，擦汗毛巾也是必备品。主要的活路是从远处山坡运土填坝。或用肩挑，或用独轮车推。工地上经常开展班际劳动竞赛，还有高音喇叭助兴，激励多拉快跑，你追我赶。紧张劳动一天下来，已疲惫不堪。晚上简单洗漱之后，即钻入帐篷，卧在属于自己的约半米宽的地铺床上。入睡时，民工们有的拉家常、有的讲故事，有的开玩笑，好不热闹。有兴致时，听着听着还能插上几句。虽然帐篷地铺既潮湿又拥挤，半夜不时还有鼾声多重奏。但是，只要合上眼，就能立马进入梦乡。这个时候，已根本不在乎枕的是什么材料做的枕头，一天的疲劳早已为今夜准备了最舒适的无形枕头。

和在大巴山老林里类似，如果活干得好，农民工们就赞许。凭着年轻，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但

尚不超过体能极限。劳动后，吃饭香，睡踏实；只要我诚恳待人，人家以加倍诚恳还我。很快，我也就融合入这个劳动集体，每一小步劳动成果，都可分享一分成功的快乐；几个月下来，学会了不少新的劳动技能。推独轮车、轮大锤打钢钎……无所不能；青铜色的皮肤，黑油油的脸，身体也显得更强壮了。

如果在那种环境中，享受不了劳动乐，终日 and 民工隔隔不入，独自闷闷不乐，势必继续伤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为走出逆境增加新的变数。感谢纯朴的陕西农民工兄弟把我当普通的劳动者，使我在逆境中还能享受劳动的快乐，让劳动的汗水冲淡心中的苦水！

大约半年后，我被调回陕西省气象局农场继续“监督劳动”。期间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当饲养员。我的服务对象是一条老黄牛和一只小毛骡。饲养室是只有约十平方米大小的土坯墙茅屋。室内的土坑可供饲养员夜息，剩余的空间便是它俩的了。小茅屋孤零零地位于秦岭北麓纵深处一个没有人烟的半山腰上。我日夜和老黄牛、小毛骡相伴。每天，只有它俩“监督”我劳动。农场领导敢放任我远离众人的视线，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难得的仁政。

熟悉了牲口的习性、安顿好饲养环境后，便从唯一随身财产——旧木箱中重新翻出因久违了而散发着霉味的大学参考书。从中选出两类：英语和哲学修养，放到土坑头。清晨，带上黄牛、毛骡和镰刀，背上背篓，便开始一天的生活。寻到草好的山坡，放开它们，任其自由啃吃。接着，我便抓紧割些草，以备它们晚上食用。割够草，余下的时间便可读书了。白天光线好，山坡又开阔，是朗读的好环境，主要用来背英语单词、朗读好文句。对牛读书，牛自然不懂，但见主人在旁依石而息，它似乎也多了一份安全感，在山坡上边吃草边甩尾巴，显得好安逸！在这抬头蓝天白云、低头满目青翠的天然大氧吧里，高兴了，尽可放声对群山喊话，还可听到对面大山的回音！念累了，尽可放心打个盹。如果忘掉人间烦恼，这简直也是仙境。在嘈杂的大城市，哪里去找这等富有情趣的世外桃源！

晚上虽常有狼群出没山坡，回到小茅屋后，拴紧房门，点上小油灯，又是自己的小天地！在老牛咔嚓咔嚓的反刍声的陪伴下，尽可再度进入黄金屋。读到有顿悟时，兴奋得睡不着，干脆爬起来做点简单笔记，以免丢失灵感。

苦中作乐是有条件的。没有了生存空间，也就无从苦中作乐了。近年有时读到一些描写四十多年前芸芸右派监督劳动的文章（例如，作家出版社出的《从囚徒到省委书记》）。比之许多同类人，深感自己是有幸的了。我在陕西没有经历在高压铁丝网警戒下的监督劳动。这也是至今我一直怀念陕西的重要原因之一。比之后来从资料中看到的处于创造性执行“极左”路线的那些省份的我的同类，我是万幸了：如果我被贬到那些省，说不定也早已葬身沙漠或荒山。我常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恩情。衷心感恩“监督劳动”时把我当劳动者的陕西人！

1961年，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分配我到陕西省气象台。在那个年代，有一个无人不晓的政策俗语，叫做“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意思是：别以为此人已摘帽，仍是“摘帽右派”。若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他再戴上帽子。令我终生不忘的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陕西省气象台的同事不但没有歧视我，周围的同事还与我真诚合作。每当我有了业务或科研成果，他们就认可，领导还顶着大环境的压力表扬和大胆使用。我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设计预报方法的有关成果居然还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那个年代，事业单位职工的事迹上报纸是要领导审批的，更不用说是“摘帽右派”的文章刊登上“党的主喉舌”）。这也为当时我的上司们在随后的“十年浩劫”中增加了“罪状”，添加了挨批时期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在此，我再次向当年的上司——刘舒昌局长、王造群台长、傅涌泉总工、刘天适主任等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我，让你们多受了许多苦！

在十年动乱中，每当政治形势趋紧时，我便被调去从事体力劳动，或进“牛棚”；形势稍为缓和，便让我回气象台预报室值班。在“牛棚”里，除了体力劳动，“活老虎”最受煎熬的自然是被勒令写“交代材料”，并随时准备挨揪斗。我，作为

“死老虎”，只是充当“陪斗”。剩余的时间便可学习毛主席著作。精心抄录毛主席著作还为我提供了练书法的机会。如今，在老年书法班里，老师还夸老马的字有点根底。我想，这根底也许就在当年的“牛棚”里。

比之处在那些漩涡中心的同类，文革时我可算没有受太多的精神和皮肉之苦。衷心感恩陕西省气象部门的职工在近于疯狂的文革大环境中变相保护了我这只“死老虎”！

文革一结束，我的一些业务科研成果很快就得到当时的同事和领导的重视和大胆推荐，先是被破格任命为工程师，不久又推荐参与高工评审并先后成为陕西省气象系统历史上首个高级工程师和正研高工。在此，我向当年的上司——李世臣局长、郭一民局长、延租铎局长、傅涌泉总工等领导深深鞠躬，感恩他们看好我的潜力，激励我发奋用功；感恩他们对我的放手使用和大力推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央干部四化精神指引下，陕西省气象部门的职工又推举我担任了陕西省气象局局长，八十年代末又推荐我出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特别使我刻骨铭心的是：在我成为他们的上司后，纯朴民风孕育的陕西同事一如既往，毫无功利趋向地以诚待我。有一件事，特别令我寻味：我知道有些处长当时是在并不甚理解我力推的业务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支持着我。事后，我曾带着疑惑探问时任处长的一位同事：既然还不怎么理解，为何还要支持？她的回答使我至今不忘：“相信你不是胡搞的人。”

我还要特别感恩时任副局长的孙海鹰、丁汶同志以及担任副总工的徐达生、刘天适同志。是他们全力支持、配合默契，使当时的局领导核心精干高效。大家通力合作，使得陕西省气象业务现代化和管理改革计划顺利推进，《业务管理改革方案设计和实践》还获得省部级三等奖。陕西省气象部门也因此开始小有名气。每当我回味那一时期的局领导核心的工作氛围，就沉浸在陶醉中：上班时间，按照分工，领导核心成员们分头全身心抓落实；晚上，常自发地在一起交流情况、探讨问题。有时，为“英雄所见略同”而相互击掌

庆幸，但更多的是争论。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我们之间互晓无猜，都想为本届班子在抓改革促现代化上尽可能有作为。我们越争越亲如兄弟。每当通过争论激发出新思路而趋同时，更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因为重要议题都有诸如此类的酝酿过程，党组会正式审议一般都比较高效。用一个时髦词形容，那是“真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自己从一个技术干部一下子被破格提升为省局一把手，除了一腔对气象现代化的热情，别无任何管理优势，既无传统管理经验，更不懂现代管理。之所以能顺利进入角色，并在省级气象现代化和管理改革上初有成效，主要是因为职工同事们的信任、配合默契以及上级领导的关怀帮助。在此，我要特别对陕西省气象部门全体职工和时任省政府主管气象的老领导徐山林同志表示感恩，感激你们在我实践跨度很大的转岗过程中对我的爱护和支持、帮助。

在我落难年代，是真诚、纯朴的陕西人挽救了我的自信心，并教我学会自救；在我顺风却缺乏经验的时候，又是真诚、纯朴的陕西人给予了我实在的支持。正是这种力量，不断鞭策我忠于职守而不苟且偷生；经历起伏激荡的30余年，陕西父老乡亲教会了我如何生活：生活靠诚实劳动创造；困难时要多想到光明；顺利时不要忘乎所以。任何情况下，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事，但学会做人比做事更基本。

感恩陕西父老乡亲教会了我做人！虽然离开陕西后在事业上谈不上有突出的业绩，但为人诚恳使我继续享有在陕西时的那种口碑。

陕西曾有13朝建都，陕西民风沉积着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在倡导继承传统文化的今天，我对陕西民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我以为，不唯上而唯实、不追风而求真的陕西民风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本人因贬而有机会受其呵护和熏陶卅余年，是不幸中的万幸。

向所有真诚待我、支持和帮助过我的陕西同事、领导和农民兄弟们深深鞠躬！衷心祝愿陕西永葆中华传统美德！好人终有好报，祝陕西气象事业蒸蒸日上，气象职工安居乐业！祝陕西蒸蒸日上，陕西人民安居乐业！